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太平天國

IV

中國史學會主編
神州國光社出版

中國史學會主編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第二種

太平天國

4

編者

王重民	王會庵	田餘慶	向達	朱復
金毓黻	胡小石	張秀民	陳山	賀昌羣
榮孟源	鄧之誠	鄭天挺	鄭鶴聲	劉桂五
劉鈞仁	謝興堯	羅常培	羅爾綱	關吉罡

以筆畫為次

神州國光社

第二部分

清方記載（二）

太平天国資料叢刊第四冊目錄

第二部分 清方記載(二)

盾鼻隨聞錄.....汪 堃.....三四九

江南春夢庵筆記.....沈懋良.....四三一

髮逆初記.....明心道人.....四四九

思痛記.....李 圭.....四六三

轉徙餘生記.....方濬頤.....四九九

洋兵紀略.....董 恂.....五二七

武昌兵燹紀略.....佚名.....五三五

武昌紀事.....陳徽言.....五七七

金陵雜記附續記.....滌浮道人.....六〇七

金陵癸甲紀事略.....謝介鶴.....六四七

金陵省難紀略.....張汝南.....六八三

金陵癸甲新樂府 附城外新樂府 馬壽齡 七三

金陵被難記 佚 名 七四

張繼庚遺稿 張繼庚 七五

海國風光 佚 名 七六

九月九日夢 佚 名 七七

寄友人 佚 名 七八

靜山齋詩集 佚 名 七九

忍淚詞 佚 名 八〇

夢遊詩集 佚 名 八一

古詩集 佚 名 八二

詩集 佚 名 八三

第一卷 太平天國資料彙編(一) 八四

太平天國資料彙編(一) 八五

盾鼻隨聞錄

據光緒元年不懼无悶齋刻本校
以北京圖書館藏咸豐九年鈔本

序

懿乎鑠哉！我國家仁彌六羣，威薄九閩，懋烈丕猷，焜煌典冊。敬讀趙氏翼皇朝武功紀盛，魏氏源聖武記，九伐廷謀，十全廟算，版泉涿鹿之師，不足尙矣。逆裔張格爾煽虐回疆，我宣宗成皇帝翼行天罰，命將出師，揚威二萬里外，掃穴擒渠，獻俘闕下。嗤彼樓蘭繫頸，郅支懸首，詭謀矯制以倖勝者，陋何如也？西夷（抄本西夷作暎夷）以窮島荒服，互市肇疊，旋因震懾天威，抒誠納款，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迄今梯航重譯，琛貝來庭，遐邇萬國，中外一家，於虜盛矣！且夫星火燎原，涓流溢海，古聖王所以消患未萌而有備無患者，慮至深也。粵匪以邪教惑衆，不軌之志，芽蘖已久，守土大吏，養癰不治，縱虎出柙，遂至蔓延十省，荼毒萬計，糜餉老師，上廩宵旰，食毛踐土之倫，靡不志切同仇，滅此朝食。吾友魯齋大令捧檄榕城，宣力戎幕者四載，奔走萬里，積勞成疾，陳情大帥，乞假養痾，郵寄所輯『盾鼻隨聞錄』一編，受而讀之，蓋仿明人戎車日注之例，而持議正大，敘述詳明，忠義之忱，溢於言表，有非尋常稗史所能及者。異日桀魁授首，大功告成，名公鉅卿，纂修方略，必將採輯見聞，蒐羅遺軼，用以鼓吹麻明，導揚盛美，則是編亦潤色鴻業之一助爾。咸豐甲寅仲秋愚弟姚際雲拜序。

例言

余需次桂林，奉委隨營，襄辦文案，驅馳五省，因將目擊躬親之事，編輯成帙。賊竄東省後，業經引疾，抄稟

探報，傳聞異詞，概不登入。

江夏周志復楚南被難記一書，餘杭姚憲之粵匪滋擾南北紀略一書，及無名氏所刊皖碧吟、金城圍城紀等編，詳述粵匪竄擾情形，合之是錄破城日期，逆黨姓名，稍有異同；其餘均無歧異舛錯之處。

賊中偽諭偽檄，徧處張貼，營中傳抄，頗多猖聲狂吠，語言悖逆，煽惑人心，見者髮指，立即燒燬，概不敢編入一字。

軍營各路稟揭探報，每日數十至，信手摭集，其詳略繁簡及先後錯雜之處，隨筆編述，並無成見。

案牘稟報，裝點隱諱，勢所不免，有一事而揭報互異，有一稟而前後不符，據事直書，置之存而不論，不敢妄爲臆斷。

有以編述近事爲未便者，余云：趙雲松觀察著有皇朝武功紀盛一書，其自敘云：緬甸之役，躬在行間，見聞較切，從歸田後一一敘述。又川楚白蓮教滋事，有戡靖教匪述編一書；河南滑縣天理教滋事，有靖逆記一書；均播之梨棗，輾轉流傳，未有起而議之者。是編亦猶此志云爾。

是書本名辛壬癸甲錄，因所記盡四年內事也。甲寅冬月後，賊勢蔓延，閉戶家居，軍務情形，無從得悉矣。（抄本無）

稗官野乘，原非正史可比，而亦足以補史氏之闕，指日膚功底定，妖燄潛消，館閣名公，鋪張駿烈，揚厲鴻猷，則覆瓿故紙，聊備芻蕘一得之用。

樗園退叟自述。

卷一

粵寇紀略

樗園退叟編輯

廣西在京師西南七千餘里，土瘠民貧，苗獠雜處，又與湖南大小排獠地毘連，林深箐密，最易藏奸，久爲逋逃淵藪。道光二十八年，新甯縣匪首李沅發聚衆滋事，竄擾桂林、柳州各處，未幾伏誅。復有顏聘堯、歐祖順、陳貴等，各糾黨數千人，沿途抄掠，飄忽無定。舊有添弟會匪黨教首洪德元，不知其姓，詭稱前明洪武之裔，以洪爲姓，將洪字分開，以三八二十一爲口號，又名三點會。入其教者，每歲納銀五兩，私立名號，蔓延各郡，轉相煽惑，愚民奉之如神。近年督撫多以縱庇叛逆粉飾太平爲事，地方各官恐以查拏獲咎，競相隱諱，遂致釀成巨禍。

洪秀全者，廣東花縣人，生於嘉慶壬申歲，長鬚蜂目，面闊身肥。本係鄭姓，父母均早歿，有一兄一弟，娶妻賴氏，生有一子，以宣卷治病度日。於三十一歲七月內，因患傷寒身死，七日屍尙未冷，忽躍起若無病者，自稱有神人引至天宮，得配天妹正月宮。傳授真言並賜寶劍一口，名雲中雪；寶壘一顆，名度世眞符；邀人同往深山石穴內尋獲劍壘，詔爲天授。劍以鐵鑄，長二尺許，鈍無銛刃；壘乃銅質，廣不及三寸，繆不成文，攜回家內，夜輒放光，愚民信以爲眞，羣相敬奉。二十五年到廣西，投入會教，適洪德元病疫死，遂冒其姓代爲教首，在桂林

平樂等處，仍以誦咒治病爲名，村民疾病，持劍焚符，往往得愈，哄動一時。復附會天主教，自稱天父火華第二子，耶穌之弟，下界治世。編造讚美經文，捏稱下元轉運，紅羊劫數將臨，兵死應劫者魂得升天，受享快樂，廣行誘煽，黨羽日衆。與潯州府人馮雲山即馮渙、韋昌輝即韋鎮，結爲死黨。

馮雲山年三十餘歲，頗通文義，幼年曾入縣學，假造妖書，有散劫真言、歸元寶誥等名目，又創爲天律十六條款、太平制詔軍書，各處傳習，晨夕跪誦，令富者助銀入教，許其來生獲利百倍，鄉愚被惑，施者雲集，積貲數十萬。

韋鎮亦三十餘歲，家財富厚，賦性兇橫，報捐從九品，尙未領有部照，先於門首懸掛登仕郎匾額。縣令素艷其富，飭差查訊，脅取巨贓，韋挾忿圖報。本與馮雲山同鄉素識，投入其黨，馮勸其散財結衆，數年間聚至二千餘人，分立隊首會隊首名號，（抄本作分立會首隊首名號）私造偽印偽劄，約期舉事。經生員胡某等十餘人聯名赴官出首，桂平縣賈令密派幹役杜雲、周貴，率領兵勇乘夜圍拏，洪秀全、馮雲山、韋鎮均就縛，搜獲經咒妖書砲位軍器各物，解送潯州府審辦。

是時廣西巡撫鄭祖琛年老昏憤，素性柔懦，最恨地方官查拏逆犯，接賈令稟報，噴其多事，卽行撤任，因係顯宦族人，僅免參劾，記過者三。潯州府知府顧元凱進省面稟叛案，鄭祖琛垂頭閉目，置若不聞，顧惶駭辭出，退謁潘臬，俱笑而不語。因赴左江道陳啓邁處述其事，陳赴省詢問兩司，始知鄭祖琛先接大學士穆彰阿信函，囑其設法解散，不可輕易入奏，自取咎戾。遂立意隱庇，凡遇叛犯，概行開脫。顧仰承意旨，將各犯發縣看管，並未審訊，卽令取保釋放，此二十七年八月內事也。後鄭祖琛獲罪遣戍時，將穆彰阿原信送與饒尚阿等

閱看，見者無不痛恨。

洪秀全因黨羽已衆，雖經釋出，恐復爲他邑查拏，率其醜類，仍回廣東，在佛山鎮立案，搶劫附近村邑，積貲愈多，聚黨益衆。楊秀清者，本名嗣龍，年亦三十餘歲，湖南衡州府人，其父楊大朋因傳教聚衆伏法。秀清自幼發配廣東，遂爲嘉應州人，目不識丁，權詐百出，青眼黃鬚，形容極兇惡，與秀全一見如舊識，結拜弟兄。廣西武宣縣人蕭朝貴，係秀全妹婿。貴縣人石達開、林鳳祥、秦日昌、湖南衡山縣人洪大全、何星金、廣東揭陽縣海盜羅大綱、嘉應州人魏得貞、劉勝芳、陳世寶、潮州人尹興邦、嚴懷庸、林紹章、吉文元、何震川、福建晉江縣人黃啓芳、黃文安、黃貽楨、黃懿奎等相糾結。又有汪得勝、孫寅三、傅毓賢、黃開元、李俊章、李壽輝、宋日剛、曾立滄等均入其黨，列爲隊長。楊秀清詭計極多，其父本以傳習邪教獲罪，家藏逆書，附會經咒，散播妖言，倡稱太平真主出世，因勸秀全起事。

佛山鎮頂有白龍大王廟，素著靈異，香火甚盛。秀全於三十年正月初一日，同楊秀清、馮雲山、韋鎮四人到廟拈籤，得上吉句云：『片帆直下走千里，立馬江南望江北。』侈爲神助，決計舉事，散財糾衆，各處裹脅，聚有五六千人。因廣東兵勇強悍，火器精銳，料難得志，密與大股土匪梁亞四、凌十八等相約，助以貲財，令在廣東滋事，牽制官兵，遙爲聲援。自領羣賊復回廣西，部署頭目，各給偽職，以楊秀清爲僞都督，蕭朝貴爲僞先鋒，馮雲山、韋鎮等俱爲僞將軍，又有丞相指揮等名目，分領賊衆。適有土匪范雲齊、楊元貞糾集千餘人，附入其夥。陸川、博白、武宣、象州等處人心蠢動，黨附日衆。

時秀全潛匿平南縣胡依眺家，秀清迎至武宣縣東鄉，祭旗起事，遂於八月十三日二更後襲破平樂府。

冒雨扒城而入，閉門拒守。分路招集附近游匪，有羅新標、何慶祥、王名成、呂功盛、孟德恩等陸續投入。遂派章鎮、宋日剛留三千人踞守平樂，楊秀清率賊攻撲鬱林州，連營七座，每座千餘人，毒饑猖獗，遠近震動，官民閉城守禦，相持十餘日，有北流縣武舉人金廷彪糾集義勇前來救應，賊遂解圍去。

鄭祖琛素以諱盜爲事，此時失陷府城，傷亡官弁，不能不入奏。學政孫鏞鳴因地方失事，生童逃匿，不能考試，亦據情入告。上命在籍前任雲貴總督林則徐爲欽差大臣，頒給關防，赴粵進勦。林公臥疾已久，聞命卽行。長子編修汝舟隨行侍疾，乘坐臥輿，星夜兼程，日行百餘里，汝舟勸以節勞暫息，林公云：『二萬里冰天雪窖，執戟荷戈，未嘗言苦，此時反憚勞乎？』口占一聯云：『苟利國家生死以，敢因患難避趨之！』仍星馳不輟。沿途積受風霜，病軀憔悴，醫藥俱絕，卒於廣甯縣行館。臨歿時大呼『心斗南』者三，莫解所謂。林公以翰苑起家，游掌封圻，推誠待物，威望素著，所至能得民心，賊聞其來，均欲投誠解散，猝然溘逝，未竟其功，遠近惜之。又有前任提督張必祿奉旨馳赴廣西軍營，甫至潯州，亦卽病歿。張公蜀中名將，三省教匪肆逆，竄迫巴州，張公手舞大刀，單騎入陣，所向披靡，爲昭勇楊侯所識拔，由偏裨擢至大將，戰功最著。論者謂林公善謀，張公善戰，使竟其用，烏合羣匪，正如撥鷲掃籜也。

給事中袁甲三奏參鄭祖琛欺飾彌縫各罪，奉旨革職。以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署廣西巡撫，又命前任兩江總督李星沅爲欽差大臣赴粵督辦，又命廣州副都統烏蘭泰幫辦軍務。星沅情性乖張，不孚衆望，到粵後擁兵自衛，縱賊不擊，日事酣醉，妄自尊大，苛責儀節，喜諛信讒，將士離心。蕞爾州城，遷延日久，屢攻未克，每戰失利，傷亡士卒以千計，賊氛愈熾，畏罪暴殁。（抄本作畏罪吞金而死）

咸豐元年正月，賊擾桂平平南。五月，竄入象州境中坪等處，烏都統營其東，總兵經文袋營其西，三戰皆捷，賊遂分作數十股，沿途擄搶，殘破地方。上特簡大學士賽尚阿爲欽差大臣，率同都統巴清德、達洪阿、帶領火器健銳各營，并調吉林索倫勁旅馳往堵剿，並授順天府尹鄒鳴鶴爲廣西巡撫，馳驛赴任。因李星沅遲誤事機，半年以來，賊勢徧處蔓延，賽中堂操守廉潔，遇事謹慎，素爲朝端碩望，因久任京秩，未識外省情形，軍務尤不甚諳練。烏都統忠勇過人，果敢善戰，賊衆畏憚，派爲北路翼長。湖北提督向榮赴粵協剿，素得兵心，身先士卒，所向克捷，爲南路翼長。兩人意見，時有不合。

賊衆大股屯聚金田，分出一隊五千餘人，將擄掠之子女金帛軍器糧餉，陸續運入，據爲巢穴；其地周圍五十餘里，萬山環抱，羊腸曲折，僅通一徑。向提督定計進攻奪隘，賽中堂撥派兵勇四千人（抄本作撥派兵勇萬餘）命與巴清德同往。賊於隘口山路陡絕處，掘掘深坑，徧埋竹簽；又在山麓厚築土牆，排列砲位，竭力抵拒。官兵稍近，卽從牆內施放鎗砲，屢有傷亡，難以得手。向提督與巴都統會商，令其督領大隊，緊守隘口，以防逸出；自帶湖北兵六百人，從山後扒入，放火爲號，乘賊衆驚惶之際，兩頭截擊，可以一鼓而殲，彼此約定。向提督於月黑夜足躡草履，率領親兵，越嶺翻山，攀躋而入，登山放火，喊聲震地；賊在睡夢中倉皇失措，不知兵從何來？爭先逃竄。巴都統望見火起，恐賊被趕突出，乘馬先退，兵勇同時奔潰，鍋帳砲位糧食輜重，盡行拋棄。賊衆正在奔逃之際，忽見大營官兵紛紛四散，反從後喊殺追趕，遺棄軍資，悉爲賊有。向提督從金田追出，賊已遠去，失此機會，巴都統驚悔而死。

賊由大黃墟分兩路攻撲永安州，閏八月初一失守。十一月，賽中堂督率諸將進攻，賊分守城南水竇村。

爲犄角；洪秀全等均在城內，餘賊分列四營，在東西南北四門外屯紮，蕭朝貴、石達開、馮雲山、羅大綱各管一營，與城中相接應。賽中堂移營離永安州一百二十五里，禁旅勁兵環列擁護，軍威頗壯。向提督距城五里紮營，連獲勝仗，將西北兩門賊營攻破，羅大綱、石達開均受傷避入城內，賊勢少衰。賽中堂飛章報捷，保舉大營員弁七十餘人，兵卒賞戴藍翎者二百三十餘人。湖北標兵不肯出隊，向提督手刃二人以徇，相持二十餘日。二年正月，四路進攻，燬東北角砲臺兩座，參將李廷楷陣亡。二月十七夜，賊撲壽春營，僞丞相秦日昌距守仙回嶺。十八日，烏都統生擒洪大全，斃賊二千餘人。賊因城中糧米罄盡，先於城內埋伏地雷火砲，黑夜全股從南門退出，官兵爭先收復，地雷轟發，聲聞數十里，傷亡參游以下官兵三十餘人，軍士死者甚衆。向提督將逸出之賊悉力窮追，奔馳二百餘里，天雨路滑，銅帳未至，在山頂草棚暫歇。烏都統帶領五十餘騎飛馳而至，向提督約會探明路徑，分頭跟追，烏都統不肯下馬，揮軍直前，向提督叩馬力阻不允。俄總兵長壽等各帶兵勇齊進，賊衆屯紮大洞山，極爲險峻，在山僻窄路四散埋伏，率衆回戰，徑仄地滑，人馬擁擠，不能排隊，鎗砲亦不能施放，衆賊赤腳短刀，前後圍裹，肉薄鏖戰，總兵長壽、長清、董光甲、邵鶴齡暨親隨兵弁數百名同時隕命。四鎮俱百戰之將，闔營喪氣。

三月十四日，楊秀清率賊萬餘，從平樂小徑巡撲省城，韋鎮率賊繼至，巡撫鄒鳴鶴、布政使吳鼎昌、副將馬龍聞警閉門，登城守禦。飛咨向提督進城協守。向提督知省城緊要重地，一有疏虞，全省瓦解，僅帶親隨六騎，聞道疾馳，已刻入城，午刻賊已布滿城下矣。假用令箭，詭稱援兵，賺開城門，城上人識其詐，用大砲轟擊，賊始退走。烏都統率兵踵至，僅領馬隊三百餘名，身先士卒，直搗賊堅，力戰逾時，殲斃悍賊無算，衆寡不敵，馬亦

受傷潰圍而出，右脇及腰肋均受砲傷，鉛丸陷入肉內，熱毒內逼，醫治罔效，回營二日而歿。烏公滿洲世將，忠勇性生，奮不顧身，每戰必捷，粵人無不悼惜。賽中堂統領大兵在陽朔縣安營，離省城一百五十里。賊衆竭力攻城，百道俱進，城中僅有鄉勇及各衙門差役不滿二千人。鄒中丞吳方伯終日登城撫慰。在籍翰林院修撰龍啓瑞親督團練助守。賊攻文昌門幾陷，分布雲梯數十架，蟻附而登，城上用滾油澆下，著身即爛，死者數百人。又砍伐大竹製造呂公車，高與城齊，數十人立其上，向城點放鎗砲，城上用長竿縛火炬燒之，賊多墜死，無計可施。僅在象鼻岩向城轟放大砲，鉛丸飛入城內，將撫署大堂前簷打塌。相持三十一日，城中本乏糧米，賊首大營在文昌門外，吳方伯夜間絕人出城，在數十里外購買糧食，從北門運入，賊知守備嚴密，乘夜解圍去。遂由興安攻全州，寶慶都司武昌顯率所部會同知縣守禦，賊用地雷轟破西門而入，殺掠甚慘。鄒中丞日夜巡城，目不交睫者匝月，省會重地，得保無虞，士民感戴。賽中堂誤聽蜚語，連章劾罷，輿論冤之。

斯時賊衆已有五六萬人，附近州縣多遭抄掠，粵西素少儲蓄，洪秀全會集羣賊商議，仍欲回竄廣東；楊秀清原籍湖南，熟悉楚省情形，力勸赴楚。適有郴州土匪李年通率領三百餘人到廣西入夥，願爲嚮導，大股賊衆，遂於二年五月全數竄出粵境。

退叟曰：粵匪詭託邪教以惑衆，不軌之志芽蘖已久；官斯土者惜無先發制人之術，坐失事機。鄭中丞優柔寡斷，終日喃喃誦佛號，身任封疆，昧於除暴安良之策，縱虎出柙，荼毒生靈億萬計。李星沅叱罵鎮將，鞭撻員弁，午後即沈醉偃臥，不見一人；遂至士卒離心，鄉勇萬餘同時散去，粵人至今唾罵。賽中堂老成重望，兵事非其所長，以致賊氛愈熾，殆亦劫運將臨，有非人力所能挽回云。

傳聞賽中堂之出師也，朝十有進計者曰：『粵西地土磽瘠，糧米多取給於湖南；今賊已蔓延，宜將重兵駐紮衡州府，控制險要，分派衆將，扼守交界地方，毋使一賊逸出，勢不能驅數萬烏合之衆枵腹而爲賊也。釜魚穿獸，指日可盡。倘突入楚境，長江七千里，竄游上下，飄忽往來，東南數省無安枕矣。』時有粵西人許祥光廉使需次在京，亦持是說。并聞大臣中有諄諄力勸者。賽中堂急欲竣事，遂使良謀不用，惜哉！